

街里的年

洪兆惠

苍石街从国营饭店往东，一直到干河子，长不过几百米，街的两旁，一家挨一家，其间，有信用社、饺子馆、照相馆、理发店、成衣铺、供销社。我生在这里，直到19岁那年春天迁居，才结束街里的生活。临近过年，我特别怀念街里，街里的年明欢乐，想想就兴奋。

一过小年，抢先营造过年气氛的是供销社。他们把年画挂在柜台上方，还有四周墙上，一张挨一张。各式各样的胖娃娃，抱鲤鱼的、戴红肚兜的、挂长命锁的，花花绿绿，喜气洋洋；还有四条屏连环年画，画中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的故事。年画招人，即使不买，也要走近看个热闹，一时间年味儿从供销社向街里扩散。家家呼应这种气氛，张罗过年。我要做的是，先收拾房前屋后的积雪。北面临街，积雪成冰，刨开后用爬犁拉到干河子。南面院子的雪，用土篮子拎到铁道南扬到地里。我家和白家合用一个外屋，也就是厨房。我家一间半，白家一间半，三间房两家住，一住就是20年。我家搬走时白婶说，20年两家没有红过脸。多少年后，白婶临终时就想见我妈，可见两家关系多么亲密。白家原来姓祁，祁大爷早年病故，白叔进门，祁家变成白家，祁大娘变成白婶。白婶的二儿子和我同学，每天同门出入。外地同学奇怪，说是哥俩又不姓一个姓，不是哥俩，咋又住在一起？清理积雪的活我们俩一起干，一天下来，房前

屋后宽宽敞敞，特别是前院，雪一直清到铁道根儿底，比平时眼亮多了。除夕时两家的空场挂灯笼，放鞭炮。我站在空场，内心充满成就感，我为过年作出了贡献。

忙完屋外忙屋里，糊墙裱棚。糊墙用报纸，报纸簇新，像没人读过，不知在抚顺上班的爸爸从哪儿买的。我们自己糊墙，饭桌横在炕沿，报纸铺在桌上，姐姐站在地上刷糨子，我和弟弟站在炕上往墙上糊纸。裱棚用棚纸，棚纸的花纹需要对缝，没有经验对不齐。为了好看，我们就请来对门的韩大爷。韩大爷耳聋，会纸活，扎纸花、糊纸人、吊棚裱棚样样在行。他干活时从不说话，偶尔笑笑，手脚麻利，干完就走，坐都不坐，更不用客气，其实说了客气话他也听不见。糊完墙裱完棚，往墙上贴画。贴画是件庄重的事，一家人都盯着画，看着贴得正不正，贴完后又仔细端量，感受画上的人和故事融入我们家的那份喜悦。这时已经半夜，全家人谁也没有睡意。平常日子，屋里只点一个25瓦的小灯泡，糊墙裱棚这天，换上大的，100瓦，明亮耀眼。新墙新棚新年画，加上大灯泡，屋里焕然一新。第二天早上，天大亮，阳光进来，落在墙上，屋里亮堂堂，感觉坠入一个新世界。

年三十儿的上午，供销社格外红火，买东西的人比哪天都多。我们也一样，年货本来已办齐，可还是要挤在人群中再买点什么，想享受在特别日子里买东西的那种

感觉。一到中午，街上静了下来，家家关门忙着年夜饭。那种静，犹如一台好戏中的停顿。偶尔有小孩子跑到街上放鞭炮，放那种一寸长的草鞭，啪一声，又一声，并不脆生；也有大点的孩子放花色的钢鞭，啪啪炸裂，震耳。放鞭炮的孩子像在承担营造气氛的职责，你放完了他又来放，鞭声不断。吸引我的是韩家一帮孩子出来照相，他们有相机。那相机小巧，捧在手中非常神奇，大了之后才知道那是135相机，可以拍36张照片。在街里，有相机的只有韩家。几十年后，我在网上看到一张苍石的风景照片，浑河流入苍石时的大转弯，壮观。拍摄者就是韩家小三。他能够拍出如此有气势的照片，自有理由。韩家孩子站在街央儿，穿着新衣，以街的纵深为背景，每人一张。我伏在北窗往外看，好奇，他们进到相机里会是什么样？是不是像照相馆里的那样，人在相机里倒立着？

街里过年最隆重的事情是扎松树门。松树门扎在干河子边上，街东面的入口处。街里最大的单位是供销社，长长一趟红砖瓦房，卖副食、百货、日杂、文具，还有个柜台专卖小说和小人书，可以说是街里街外的购物中心，所以扎松树门的事就由他们承担。他们先用木头搭成门的骨架，从南到北，横跨街口。从山上运来成车的油松树枝，油松常青。在骨架上扎满松枝，完成后的松树门，立柱和门顶都是复式结构，呈宫殿形，富有立

体感，壮观气派。翠绿的门在白色的寒冬里别有春意。从听说要扎松树门起，我们每天盯着干河子路口，看着松树门一点点成型丰满。扎成那一刻，年的庄严油然而生。确实，小时候，年在我们心中庄严而又神秘。大年三十儿和初一，说话有很多禁忌，不能说“完了”“没了”“坏了”之类的话，不慎说出，爸妈会看你一眼，提示也是警告，不吉利的话会影响一年。由此，我们对过年充满敬畏，有了敬畏，年自然神圣。

过了初一，各村的秧歌队来街里各个单位拜年，有高跷、有地蹦子，还有舞狮耍龙，秧歌队以松树门为聚点，在松树门前撒着欢儿扭，喇叭吹得格外响。为迎接秧歌队，供销社放鞭炮，一时间整条街欢天喜地。特别出彩的是那个为秧歌队拓展场地的老顽童，我们叫他打场的。他反穿皮袄，皮袄上斜挂一串铃铛，像军人的武装带，手里舞动着皮鞭，踩着碎步，不时抖臂甩鞭，“啪啪”，嘴里“呃呃”喊着。碎步带响铃铛，紧一串，慢一串，有节奏，有韵律，犹如舞蹈，犹如天籁。场地打出后来，他的鞭子会甩出一声脆响，“啪——”，停顿，甩头，高昂着，架势像个西班牙斗牛士，把嬉戏变成庄严。

街里的年，像集体仪式，街里的人在这仪式中获取能量，那能量让他们在艰难中热爱生活，祈盼好日子。特别是年少的我们，萌生对未来的憧憬，向着远方，心隐隐跃动。

一席杀猪菜

杨白川

是冬月了，连续落了几场雪，叔伯弟家杀猪，邀我去。到村里的国道撒了融雪剂，车跑起来无大碍。

到了叔伯弟的家，院子里热气腾腾，大号的铁锅里肉已经焐上了。院子里叔伯弟几个人忙乎乎，我便悄没声儿地溜到院外，去堡子里转转。

雪后的村庄宁静、安详，全不见落雪时纷纷扬扬的喧嚣，是一种沉淀后的静谧。周遭覆盖着雪的山峦是浑圆的，雪掩埋了枯枝烂叶、残鸟败腐。山坡沟壑尺深的雪上是黑褐色粗粗细细的树干。树冠斑驳，雾凇串串，琼枝玉叶，天地间仿佛单纯、朴素得只有黑白两色。

山根到河边是宽宽窄窄的苞米地。雪平展地铺就着，厚厚虚虚的有尺把深，沉淀得很实诚，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一堆堆苞米秸垛托着一兜兜的残雪。托着残雪的还有堡子里，家家户户院墙外码得整整齐齐的柴火垛。

“庄稼饭，十点半。”村子里冬天雪后活儿不多，午饭吃得早，有几户的烟囱升腾起白白的炊烟。今天无风，炊烟的底部是直直的烟柱，两三丈高开始丝丝缕缕袅袅地飘散开来。坐北朝南的正房，瓦檐下垂着几个亮晶晶的冰凌。

雪堆放在路边，草草根埋着雪。有三条浅灰色的宠物狗见我蹲下，瞪着大大圆圆的眼睛瞅着我。猛然“喔”一声鸡叫，我被吓了一跳，原是道边墙外帆布搭围的鸡窝里公鸡在叫，我就站在鸡窝旁，只闻鸡声，却不见鸡影。“呱”又传来一声乌鸦叫，也没看到乌鸦的影子。

堡子前边的小河冰封了，盖着雪。横七竖八的石头，穿着臃肿的雪衣，仄斜着身子，或卧或坐或躺。

日头升高了，略微有点暖意。河边柳树上的雾凇融化了，一群麻雀落上去，在枝条上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如一片片

跳动的树叶。柳树旁是河滩上的苞米地，覆盖着雪。远远望去，露出一溜黑魆魆的苞米茬子头儿，一打眼，我还以为是柳树上的麻雀飞落在雪地里，排着齐刷刷的隊伍。

叔伯弟满嗓子喊我回家吃饭。屋里屋外，摆了几桌，亲戚朋友一大帮。桌上除了杀猪的瘦肉、肥肉，猪血灌的小肠、大肥肠和炖肉汤炖的酸菜，又炒了七八个菜，满满的一大桌。大塑料桶装着散白酒，倒满瓷碗，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豪气地东拉西扯，一年的辛苦，一会儿工夫，一个个脸儿红扑扑的，满是神采。

亲戚朋友吃饱喝足，各自回家。我站在弟家房屋前的台阶上，眼望着门前逶迤的山峦。叔伯弟告诉我，过了年，得赶紧去抓猪崽，明年再养两头，让我到时候再来吃猪肉。



本版插画 董昌秋

风过大凌河

王波

时光是辽西大地的风，掠过大凌河的冰面，穿过凤凰山的林隙，悄无声息的就卷走了一整年。当建平的田埂覆上薄雪，辽代佛塔的飞檐挂上雾凇，才惊觉那些春种秋收，晨兴夜寐，早已随流云漫过天际，沉淀成生命里沉甸甸的底色。

总在晨光熹微时踏上田间小路。春播的谷子种撒进解冻的黑土，指尖触到泥土的温软，像握住了时光的脉搏。那些弯腰弓背的日子，汗水滴进田垄，夏末便催出满坡金黄，谷穗垂成谦卑的弧度，风一吹漾起金色波浪，连远处的凤凰山都染着暖意。也曾暴雨倾盆的午后，守在屋檐下看雨水冲刷院角老槐，忧心田里的谷子。雨停后奔到地头，见谷苗虽弯折却透着韧劲，悬着的心才缓缓落地。

这一年，曾与老友驱车沿大凌河而

行。河风裹着水汽与草木清香，拂过脸颊。我们在河畔芦苇丛边驻足，看水鸟低飞掠过水面，留下圈圈涟漪。聊起年少时摸鱼捉虾的趣事，谈这些年的奔波与坚守，没有过多寒暄，却有岁月沉淀的默契。也曾寂静黄昏独自登上凤凰山，夕阳为辽代佛塔镀上金辉，风铃轻响如穿越千年的低语。山风扫过树梢，卷走心头浮躁，望着远处连绵群山与脚下城郭，忽然明白，所有迷茫焦虑在天地辽阔面前都不值一提。

冬雪纷飞时，邻居家大爷主动清扫门前积雪，冻红的脸上洋溢着淳朴笑意；加班晚归的路上，便利店老板娘递来一杯热姜茶，一句“天寒，暖暖身子”，便驱散了深夜的寒意。也有突如其来的遗憾，本想过年带父母看修缮后的辽代佛塔，

却因临时加班未能成行。看着父母发来的塔前合影，笑容依旧的他们，眼角皱纹越发清晰，心头满是愧疚。

人生本无完美，恰似大凌河的水流，有平缓也有湍急，有清澈也有浑浊。那些跌倒与失意，都是成长的养分，正如辽西的谷子，经风雨洗礼方能结出饱满谷穗。时光的流逝从未悄无声息。它藏在谷子青黄的蜕变里，躲在佛塔砖缝的苔藓间，刻在父母眼角的新纹中，凝在掌心日益厚重的老茧上。它不似瀑布声势浩大，却如大凌河流水，日复一日磨平棱角，沉淀岁月。蓦然回首，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早已在记忆里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记，底色便是辽西的土黄。守住心中热爱，如辽西谷子般在平凡土地上努力生长，绽放微光。

水中物语

(外一首)

孙成文

又一次目睹了草绿草黄
眼角的纹路就深刻了一次
我记住了经历
却，无法描摹季节的模样

结局和开始，一粒尘埃落定
发出我们倾听不到的轰鸣
像一片叶子
追逐风的方向
想象音符的美好
风停了就戛然而止

键盘下，有黄昏的怅然爬上屏幕
也会有熹微的晨光跃然纸上
一如暑气正浓
难免有逼人的冷气袭来
寒气渐盛
注定有温暖邂逅

恨与爱交织，风一样来
树一样深扎
即便泥土之上
开满第一场雪花

风景铺开
阳光集聚或散落
残存的叶子
在枝头听见鸟儿把明亮
输入生长的脉络

留痕的日子
如水中的石头
一种叫作醒目的标识
就此入心
雪与风
把寒冷紧紧包裹
核心的暖与爱
以及最为柔弱的疼
让时光久久生动力

迎接

像一首骊歌
总响起在最后的时刻
把每一次回望当作音符
谱写深情与不舍

寒冷里，有一种善始善终
包裹暖爱的过程
鲜活了每一个表情
顶着星空寻梦
抱挽风雨里的痛
花开花落，缔造繁华
也成就凄美

很多故事，风一样来
风一样去，不留痕迹
缄口，不语算不算无奈的掩藏
内心的茵茵，毕竟一青一黄
谁，能拒绝这人间的温凉

雪花纷飞，携带怎样的温馨
迎击，送往
注定的开始和结局
在火热的情绪里
酝酿新生